

轰动全球校园成功心态典范读本

心态决定一切

今天的北大

● 建然 秋风 编著

在挑战中挑战自我

在成名中超越自我

在奋斗中竞争自我



新疆人民出版社

心态决定一切

编著:建然 秋风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态决定一切 / 建然, 秋风编著. —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2, 10

ISBN 7-228-07547-1

I. 心… II. ①建…②秋… III. ①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经验②学习方法—高中③北京大学—概况④清华大学—概况 IV. G632.4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4909 号

主 编 建 然 秋 风

责任编辑 徐晓琳

责任校对 李 源

封面设计 红十月工作室

版面设计 姚俊锋 秦 伟

出版发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联系方式 0991-2816212 (汉文部发行科)

0991-2125887 (总编办公室)

印 刷 三河印务有限公司 (兴国印刷厂)

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22

字 数 360 千字

印 数 1—10000 套

ISBN 7-228-07547-1/G·2131

定价: 39.60 元 (全二册)

序言

坐落在北京西郊，有一个美丽的园子，称作北大；进入北大西门，有一个美丽的湖泊，称作未名；未名湖畔，穿梭着各色各样的北大人。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如果要用这句话来形容一个学校，北大是当之无愧的。北大的学者荟萃，大师云集。新生入学最开心的事就是聆听老生讲学校的掌故，谈教授的雅事以及其他，北大传统就在这谈笑之间生长。北大的讲座形形色色，北大的学生特立独行。鲁迅曾说北大是常为新的，在北大，创新是最受老师奖赏的，哪怕是片面的。这就是说，决定一切的是态度，只要我们有创新的态度和思想，就不怕你不会在创新中获得成就。

俗话说：“枪打出头鸟”。对于每一所大学，人们都有或多或少的偏见，而北大可以说是遭受攻击最多的，尤其对于北大人的“个性张扬”与“恃才傲物”。也许他们的这种态度超乎寻常，所以才屡受攻击。但是，在今天日益讲求创新的年代，北大人张扬的个性则显示出自己独到的价值；北大人的高傲更准确的说是眼光上的高，而不是待人接物上的傲。因为心系于天下，眼界自然开阔，神气自有不同，北大人以精英使命自励，因为他们从未忘却他们的社会承诺。即使在艰难的年代，在困苦岁月，为科学、为真理、为正义、为维护人性尊严，北大人也从来没有放弃过独立的思考和勇敢的抗争。这种态度也正是北大人独特的精神魅力所在。

北大是一所学科设置齐全的世界著名大学，除了辉煌的文科和理科，北大最近通过合并又有了一流的医科；另外，北

大还有规模不大但精良的工科。北大在人类文明史上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学所难以比拟的。北大有它独特的魅力，有它独特的建校精神和态度，即使你走到天涯海角，北大依然牵着你的灵魂，占据着你的心。一塌糊涂（也就是博雅塔、未名湖和图书馆）的美丽燕园，是无数学子向往和缅怀的神圣殿堂。

北大是自由的北大，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对个性的包容。在燕园里，可以碰到许多不同个性的人，对北大有着不同的理解。燕园，就是一个个性丰富又和谐的存在。

心底虔诚的说一句：“北大，我们爱你。”

谨将此书献给不甘平庸梦牵燕园的人们，以兹共勉。

建然 秋枫

目录

第一章 走进北大：精神的魅力，分外妖娆

- (一) 百年沧桑：欲与“精神”试比高……………2
- (二) 拼搏精神，溢满校园……………17
- (三) 北大学术泰斗与学者——先生之风，山高水长…31
- (四) 点击北大人：交出辉煌的满分卷……………43

第二章 浪漫燕园：诗文兴雅，在佳作中找快乐

- (一) 浪漫宣言——47楼2047……………74
- (二) 性情北大——诗合集……………90
- (三) 燕园随感：在散文中寻找母校……………103
- (四) 昨日重现——浪漫的故事……………125
- (五) 让梦想飞翔——我们积极向上的奋斗集……………152

第三章 北大印象：忆往昔，态度决定一切美

- (一) 往昔人心目中的北大：胸怀开阔，兼容并包……167
- (二) 多味校园——空前绝后的奋斗“美景”……185
- (三) 追忆母亲的容颜——精神焕发刻骨铭心……………197
- (四) 激情的北大女生——创造自己绚丽的风采……212

第四章 北大生活：追求梦的现实

- (一) 岁月流年——忍得耐得，自在之境……………238
- (二) 我在北大的生活：与幸福的往事干杯……………257
- (三) 北大情结：与你相约入梦……………274

第五章 北大在等你：只有付出才有收获

- (一) 学长赠语：帮你度过美好的春夏秋冬……………297
- (二) 高考状元谈高考：来吧！让我们一起飞翔……………310

第一章

走进北大

精神的魅力，分外妖娆

百年沧桑

——欲与“精神”试比高

一、风雨百年，与中国的苦难和追求同在

北大特别，特别北大，她似是一块磁铁，谁到了这里，谁就会被她的魅力吸引，再也不想离开。其原因不仅是校园的美丽，而是她的学术气氛、校园精神深深地勾住了来者之魂。无可否认，北大现在的校园是很美，但在旧时，在那战时，在那陋巷蓬屋，相当残破的昆明。它依然很美，依然是一块磁石，吸引北大人的心，使北大人想着它，恋着它，不愿离开。是的，北大，您是一块磁石，一块勾人魂魄的磁石，即使我们走到天涯海角，您依然牵着我们的灵魂，占领着我们的内心。

徐志摩向我们倾诉过他轻轻地来又轻轻地走了的康桥，冰心优美地描写过她所钟情的威尔斯利冰湖畔透明澄澈的风光。尽管中国许多远游的学子赞美过哈佛、倾心过早稻田那些巍峨的学术殿堂的美仑美奂，但事实上世界上任何一所校园，也未必能在他们心中替代北大的位置。

北大有她永恒的魅力。这魅力来自历史，来自历史漫长行进中形成的传统精神。犹如人，人有诸形诸态，但人的气质往往仅属于个人。中国有许多的大学，但北大的精神却仅仅属于北大。当然，北大的地位很特殊，都说它是中国的“第一大学”，（它是国家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从古溯今，它继承了汉太学和晋国子监的传统，算起来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作为不间断的校史，而且作为戊戌变法的新学的雏型，自



1898年算起的一百年来，北大既承继中国悠久的历史学术源流，同时又在20世纪世界现代化的潮流中，建立起新的学术精神和学术品格。从历史和成绩来看，她作为中国的“第一大学”，是当之无愧。

京师大学堂的建立，其最具本质的特征，即在于以新学取代腐朽的科举，以中西贯通、文理互融的新型大学取代以仕途为目标的旧学。

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在王朝覆灭的前夜出现，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它作为一支烛照封建暗夜的火炬，划时代地宣告了中国文化的世纪转型。

当然，作为一个新的教育体制的形成和生长，它的由旧而新的过程，充满了蜕变的苦痛。京师大学堂在它演变为北京大学的进程中，同样离不开中国国情的错综复杂，同样充满了痛苦与抗争。北大诚然美好，但也并非绝无杂质的纯粹，“老北大”或“穷北大”的谑称，大体也能说明北大的朝气与青春的另一面。时至今日，北大依然有它的积习与痼弊，把它想像为无可挑剔的完好，并不符合这所“太学”的实际，也不符合她的性格。而这所有的一切，也是跟她的历史紧紧相关联着的。

自从1898年北京大学的诞生起，她就与中国的苦难与追求同在。1898年是一个充满痛苦和灾难的年代，有很多的焦虑和困窘，有很多的流放、囚禁和牺牲。而建立京师大学堂也是有感于中国的贫弱与无边的悲痛。当日中国如狂澜中的一叶危舟。改变科举、建立学堂，旨在培养拯救国运的新型人才。因而，这所大学的诞生，是无边暗黑的沉云中，求生存的一线光亮。

北大诞生于无边的忧患中。那一场激情的梦幻破灭之时，许多志士仁人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流产的改革使新政

的一切构想都变成了空文，惟独这所大学却奇迹般地被保留了下来。这个站立在废墟上的幸存者，它既是苦难和阴谋的见证，又承担了那些死者的遗愿。所以，北大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承袭了中国苦难与忧患的遗产。当然，上一个世纪末的理想和追求的火种，也在它的身上得到了绵延。

这是一个宿命。千年的梦想、百年的抗争、1840年开始的半个多世纪的苦难，死者无声的托付，生者的吁求，都遥遥地羁系在这片风雨迷雾中升浮而起的圣地之上。史载，戊戌那年突然降临的灾难，使京师大学堂未能如期开学，直至1902年方才正式上课。开学之后发生的第一件大事，却是非关学业的。1903年俄国没有按照条约从营口撤兵，当年4月30日，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和师范馆师生二百余人“鸣钟上堂”，集会抗议，他们的爱国行动推动了全国抗俄运动的发展。这是北大建立之后的第一次爱国行动。北大师生作为现代知识者的精英意识，第一次得到显扬。这是让人耳目一新的举动，黑暗沉沉的中华大地上，燃起了20世纪第一线觉醒的曙光。

这也是一个宿命，它诞生在灾难深重的年代，它承袭了这大地上的全部忧患，生发而为抗争和奋斗、追求和梦想。在“广育人才，讲求时务”的召唤下，走来的一代又一代学人，万家的忧乐、社会的盛衰，充盈着这批最新觉醒的中国精英的心灵。当周围处于蒙昧和混沌状态时，这里的呼唤和怒吼是黑暗中国上空的惊雷！

到了近代，北大成了“五四”运动的摇篮和发祥地。民主广场的钟声，从沙滩红楼传向古老中国沉睡的大地。从抗议丧权辱国开始，北大人把思考转向深沉，把批判和抗议转向新思想、新文化的建设。蔡元培主政北大时，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这十六字真正体现了北大的魂，是一种能够包容一切的大气度和大胸襟。



蔡元培校长为改革当日北大的陋习，即确定学生以学业为目的的方针。

为达到兼收并蓄的目标，他邀请各派学术巨擘来校任教，使古今、东西、文理互融互通成为北大学术一大景观。由于嗣后各届校长秉承蔡先生确立的方针，使北大在它校史的每一阶段都如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教育阵地上。

北大人以精英使命自励，他们从未曾忘却他们的社会承诺，但北大也从未降低过自己确立的学术标准。这种要求，早在一百年前酝酿建校之时即已确定，清政府《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说：“京师大学堂为各省之表率，万国所瞻仰，规模当极宏远，条理当极详密，不可因劣就简，有失首善体制”。仅有第一等的才智还不够，还要有第一等的胸襟，第一等的怀抱。因为心系于天下，眼界自然开阔，神气自有不同。这是北大学子的常态，也造成北大学生常被人垢病的傲气。

这里是科学民主的故乡。北大人一直高举蔡元培校长倡导的学术民主、思想自由的旗帜，在艰难的年代，在困苦的岁月，为科学、为真理、为正义、为维护人性尊严，北大人从来没有放弃过独立的思考，勇敢的抗争。人们不会忘记那个春寒料峭的时节，思想如刚刚解冻大地上冒尖的草芽，一曲“是时候了”，呼唤人们高举五四火炬、拆去人间藩篱，表现出新时代的激情。当思想被禁锢，充满挑战勇气的“一株毒草”赫然出现在墙上，那激情的宣扬让人耳目一新。那时胡风冤案既成，举国一片静默，是北大的莘莘学子发出了公开的质疑。在新时代，为了维护思想自由，一位张志新式的北大女诗人，悲壮地赴死在黑暗与黎明交会时刻。

一百年的青春，一百年的激情，一百年的奋斗，留下了一百年难泯的记忆。最难忘的是马寅初校长在新年钟声中，带着微醺的致辞，在他的《新人口论》的诗言获罪，遭到围攻时

勇迎风暴发出的那道惊世骇俗的雷电。他在重申《我的请求》中道：

“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坚定的人格，坚贞的气节，凛然不屈的坚持，在马寅初沉重的金石之声的背后，人们不难发现那种年轻了一百年的北大精神。

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从严复到胡适、陈独秀，从蔡元培到马寅初，这是一道永不枯竭的流水，漫漫之间已流过整整一百年，以后，他还将长期以往，流之不尽，因为它是北大永远的骄傲。

二、北大三大“擎天柱”与北大精神

蔡元培、蒋梦麟与胡适可以说是整部北大校史上最有力量的三位校长。他们三人都为北大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然而，后人对他们的评价却往往相去甚远。蔡元培主校期间的功绩总是受到众口一辞的赞颂，甚至于不时地被夸张到脱离历史实际的地步。胡适之先生对中国自由主义传统早已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是他在北大校长之位的作为，却也常常被忽视——尽管在胡适之本人看来，执掌北大的短短几年无疑谱写了 he 生命中最绚烂的一幕。而对于蒋梦麟先生，也往往是褒中带贬，说成是蒋先生之余绪。

近日读到傅国涌先生的一篇大作，题为《三个大学校长》，就多少有以上的问题，当然，该文的主旨甚好，只是其中的若干问题颇值玩味。

第一点是傅文将浙大校长竺可桢与北大的蔡、蒋两位校长放在一起论述，甚至于多次有意无意地将浙大竺可桢比

附于北大蔡元培（如：竺“继承并发扬蔡元培在北大实行的自由民主的办学方针”，“蔡元培和蒋梦麟、竺可桢这两个同乡后辈都有密切的关系”，“后来竺可桢出长浙大也得到他（指蔡）的赞同和支持，竺在浙大的许多做法就是以他的北大为榜样的”，等等），却避而不谈北大另一位杰出的校长胡适之。

第二点是傅文对蔡元培极度推崇，甚至于说：“如果把北大看作是中国民主的摇篮，蔡先生则是中国民主的奠基者”。在对蔡校长景仰之余，忽然间也觉得把一个大学校长的地位拔得如此之高，是不是也有人匪夷所思？

第三点是傅文对蒋梦麟的评论褒中带贬。该文总是在无形中将蔡校长的阴影之中，甚至于无视他所作出的种种创新，简单地将其作为概括为“谨守蔡校长余绪”。相应地，该文对蒋梦麟教育思想的理解也有很大的偏差。该文所谓的在蔡、蒋两位主持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以及无畏地追求真理’成为北大的三项治校准则”，基本不确。蔡元培推崇“教授治校”，而蒋梦麟的基本理念则是“校长治校”。蒋所强调的“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实际上就是要淡化教授在学术领域以外的权力，而强调学校行政系统的权威与独立。在蒋的大学模式中，校长的行政权威得以加强，他的基本定位日益从教授群体中的领袖变为行政系统的首长。

蔡、蒋二人的办学思想有很大的不同。蔡理想中的大学以古典式的德国大学为蓝本，强调大学的学术至上，学院气息非常浓厚。这具体表现在：第一，大学的主要功能是研究高深的学问而不是培养实用的人才；第二，强调教授在学校中的权力。而蒋理想中的大学则是美国式的，正所谓他“按照美国的大学教育制度，对旧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制度进行了大

刀阔斧的改革”。蒋所追求的是“高等教育的正规化”。在他的模式中，大学行政系统不再依附于学术系统，而是在学校的管理与发展上起着主导作用。蔡的大学是自治的学术共同体，而蒋的大学是功能分化、管理有力的现代教育体系。蔡取消了工学院，蒋则要把北大建设为综合性大学。

当然，蔡、蒋的大学理念也有很大的连续性，这主要表现在对“学术自由”的认同。但是，其重大区别在于，在蔡的模式中，学术至高无上，大学因学术的自由而得自由；而在蒋的模式中，学术的自由只是相对于行政系统的自由，不受或尽量少受外部干预的自由，甚至于，这只是一种“学术风气的自由”。在“自由”的根本理念上，蒋继承了蔡所开创的传统，但是，他绝未盲目地“萧规曹随”，抱着对蔡元培“仰之弥高”的心情安心于守成。相反，蒋梦麟大胆地把蔡元培时代留下来的传统当作了一种可以依托的思想资源，创造性地运用了它，使之与时俱进，从而服务于塑造更有时代感的新北大的目标。

30年代，当蒋梦麟再造北大的宏大理想成效初见时，即因战争全面爆发，北大播迁西南而中断。但一俟流离结束，北大重返故园，蒋梦麟所开始构造的新框架，立即得以全面展开。傅斯年与胡适两位先生接过他未竟的事业，在短短3年中励精图治，再次使北大进入了一个大建设、大发展的时代。1948年的北平虽然风雨如晦，但当时的北大反而愈发学科整齐，大师如林，其综合实力在北方首屈一指。

在1952年的全国院校大调整中，北大痛失工、医、农、法四大学院。在强大的政治力量的冲击下，胡适之、傅斯年诸先生对北大的苦心经营，基本上付诸东流。但所能庆幸的是，新北大通过与清华、燕大进行“调整”的方式，仍然基本保存了学术价值最高的文理科部分。1952年对北大，乃至对中国



大学影响，至今仍回响不绝。就一校范围而言，在风云激荡的1952年，北大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毕竟保存了文理科的血脉，不仅没有被阉割为工科大学，而且取代了三四十年代“中央大学”的政治地位，再次一跃为中华最高学府。

1952年对后日北大的损益，一直被反复地陈说与争辩。奇怪的是，对于院校大调整之所以会朝着这一方向发展的原因，后人却似乎无暇论及。但有一点无疑需要指出：若无蒋梦麟时代对北大之不断刷新，若无胡适时代北大的全面中兴，若无1948年老北大的雄厚实力作基础，北大是否不会走上我们的东邻的道路，大概也未可遽言。

蔡元培、蒋梦麟、胡适之，这三位校长的名字分别标记了北大校史上三个卓越的时代。

蔡元培时代所告诉后人的是，为中华而传承学术，永远是北大人最大的骄傲。

因为，没有薪火相传的北大学术，就没有北大的精神。

蒋梦麟、胡适之的时代所告诉后人的是，随时代而开拓前行，永远是北大人最大的使命。

因为，没有与时俱进的北大精神，就没有北大的未来。

今日的北大人当走自己的路，开创自己的明天。

北大的精神生生不息。

其实，今日北大人的精神，也就是活的北大精神。

三、压不跨的五四精神与北大怪才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20世纪初那场浩瀚的“五四”运动无论怎么说都是一个重大转折点。在其前后，各种社会思潮竞相涌来荡去，各种社会力量也不断分化组合，对动乱之世提出了不同的救国主张。诚如刘小枫先生所言，“五四”一代

在学术、文艺、政治、精神品质、社会形态、历史取向诸方面，都对现代社会的发展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即将结束的20世纪历史已鲜明地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人们把这段时间称为“五四”时期，而把其间那种知识分子勇于大规模登上现代历史舞台、互相争鸣改造中国的爱国、自由、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内蕴称为“五四”精神。

“五四”精神应分爱国、科学、民主及知识分子和青年的以文化主动参与社会两个层次。前者是表层，有其对实用和自由追求的一面；后者是深层，包含着主体性的升华。前者表明了人们改造社会的工具的增加和手段的改进，后者突出了个性的张扬，隐藏着对各种霸权的反抗，政治的、经济的甚至科学的。

有人称“五四”精神就是北大精神，从青年人积极以学术为工具参与社会的角度来说，这有一定道理。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五四”时期的北大，在蔡元培的推动下提倡思想自由，培养学术空气，学术讨论、思想争辩之风极盛。一批年青的专家教授得以扬其所长。各类学术、政治团体纷纷成立，革新空气十分浓厚。北大成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所在。这种气氛赋予了北大青年学子爱国、进步、民主和科学等优秀品质，从而奠定了后继者“常为新”的基调。

这种气氛和精神更为北大怪才提供了极大的文化空间。从内涵和价值上讲，北大怪才是一个无法与“五四”精神相提并论的概念；但从历史上来看，北大怪才却实在构成了“五四”精神主体相当重要的内核。在兼容并蓄的时代，北大既有刘半农等提倡的白话文的世界，也有辜鸿鸣等宣扬的文言文的天地；既有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社会主义讲堂，也有胡适等人的自由主义课程。虽然个性不同，风格迥异，但他们的基本价值取向都定位在利用自身的文化资源改造中国这